

散文诗

随心旅行 (外二章)

■邵超

喜欢旅行。更喜欢随心旅行。
随心旅行真好，好就在那种走的感觉。说走就走，漫不经心，漫无目的……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不必刻意追求，沿途都可能成为秀美的景色；无须处心积虑，随时随地就可以改变方向。不为千里之外的名胜，只为平平淡淡的向往；不为誉满天下的古迹，只为怡然自得的心绪。或走，或停，一切都由自己做主。累了，歇歇脚；倦了，背起行囊就回家。

随心旅行真好，好就在那种看的方式。漫漫旅途，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可以近看，也可以远望；可以自由散漫地看，也可以郑重其事地看……看必须是无拘无束的，来不得一丝一毫的羁绊；看必须是千变万化的，来不得一星半点的僵滞。或许有孤独，有孤寂你就用目光和远山、和近水对话，让心灵喧嚷起来；或许有迷惘，有迷惘你就用目光和荒山、和野岭谈心，让视野深邃起来……境由心生，看到哪里都是春色；随遇而安，看到什么都是风景……

随心旅行真好，好就在那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漫不经心的抵达，或许就是若即；可有可无的分别，或许就是若离。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只有随心所欲地行走，才能在漫不经心中抵达一片新奇，才能在散散淡淡中获得几分刺激。暂别熟悉的地方，随意到一个有名或者无名的地方走走，可以摆脱喧嚣，摆脱世俗，摆脱忧伤和烦恼。这种分别自由自

在，自然而然，可长可短，可近可远……让远方意外的风，吹来激情；让近处惊奇的雨，降临冲动……若即里有美好，若离里有意外啊！

随心旅行，随心旅行！对我来说，随心旅行还是一种向往一个梦。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钱，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我的梦想至今还在那支歌里忐忑悬浮。尽管一直徘徊在庸常而又老套的日子里，我却时时刻刻都随着我的心，在向往里自由快活地旅行。

一次

有些事情，仅仅一次就足够了。

比如生，比如死；比如爱，比如恨；比如攀岩，比如蹦极；比如邂逅，比如恶作剧……

一次可让开花，一次可让结果；一次可让适可而止，一次可让知足常乐；一次可让昙花一现瞬间之美，一次可让流星划出刹那犀利……

一次啊！一次可以让一个人的生命圆满。对于这繁复冗杂的尘世来说，一次的简单、明了和纯粹早已足矣。有时候的重复就像琉璃蹦蹦，吹多了，吹重了，都易碎。

把鞋子挂在嘴上

把鞋子挂在嘴上，是不可能的。

这里我只是想说说鞋子，抬高一下鞋子的地位。

鞋子应该是有地位的。衣衫褴褛的时候，可以没有鞋子。衣冠楚楚的时候，你不能不穿鞋

子吗？疾步如飞的时候，离不开鞋子；庭中漫步的时候，同样离不开鞋子。鞋子身在最低处，却一心向上。一个人跑得再快，永远也不可能跑出自己的鞋子。一个人无论有多么伟大，都需要一双鞋子在最低处铺垫。

鞋子应该是有境界的。爬得再高，鞋子的姿态永远很低。人往高处走。高处是积极向上者的永远向往。鞋子甘愿这种向往在最低处支撑，甘愿为这种向往在最低处铺垫。永远放低姿态，这不能不说是鞋子的一种境界。人们都不服软，人们又都需要软。比如需要鞋子的软面，比如需要鞋子的软底……对一个人来说，软是一种缺陷，对一双鞋子来说，软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境界。

鞋子是可歌的。一只为平，一只为仄。只要在路上，鞋子就会踩着节拍——韵味十足！一首诗，不可能穿起鞋子，一双鞋子里，也不可能飘出韵味来。尽管如此，我还是突发奇想：如果让诗穿上鞋子，如果让鞋子朗诵诗……那么，我们面前的路，该是多么诱人啊！

鞋子是可悲的。无论你脚上鞋子有多么高档，在别人眼里都会是臭不可闻。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一双鞋子留下的却是一行行无奈。整天被踩在脚下，与芬芳无缘。鞋子，一步步走来，用一生的奔走，诠释着一个沉甸甸的词语——忍辱负重。无论经历有多少，烂了，就会被抛弃。

我终于把鞋子挂在了嘴上。仅此一次！

诗歌

夏日日记

■徐桂荣

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先是天空
仿若一部暗蓝色的巨书
被黎明的手指缓缓打开
放出合拢了一夜的光
和密集清脆的鸟鸣

再是受到惊吓的露珠
泪水盈盈地一颗一颗落下来
用湿湿的声音
叫醒花朵，蝴蝶，蚂蚁和蚯蚓

有人睁开眼，又翻身睡去了
继续着难得的好梦
有人起身，下地，喂马，备炊
将生活弄出一些声音

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和昨日相像，又明显不同
太阳因了一场赛事，怎么看
都像一只足球，被时光古老的
脚带着，由东而西

早起的人

早起的人，比早起的鸟儿
低很多。从五楼望去
他像一只又黑又大的虫子
蠕动着在巴掌大的菜园子里

三垄豆角，两畦番茄
一小片荆芥，几棵辣椒
错落有致地成为一个人
最后躬身的事业，疆土

从五楼望去，他的面庞模糊
神情模糊，动作模糊
衣襟上的露水与泥土模糊
是生活应该呈现的轮廓

只有偶尔的咳嗽声，以及
满头的白发，格外刺耳、刺目
即使鸟鸣清脆，晨光旖旎
也掩饰不住

喜鹊

一打开窗子，就听见
它在这棵树上叫一声
又到那棵树上叫一声

简单的生命，总是很容易快乐
只要一颗小小的心，一些羽毛
就足够了

就能在尘世飞起来
越飞越轻

果园如此安静

此时的果园，多么安静
卸下了一个春的繁华，累了也倦了
角角落落里，除了安静还是安静

静得一片树叶落下来
也能发出轰然的声音，惊起鸟儿
倾斜的翅膀

静得小蚂蚁上树的声音
清晰可闻。草籽、花粉、面包屑
在它们的背上，散发着细细的香气

静得像一团蜜
黏结在初夏这个硕大的钵里
漾不起一丝波纹

以至于我将自己放轻，再放轻
依旧弄出了些声音，惊扰了这些抱着梦
静静孕育的绿色

诗歌

童年你在哪

■王雪奇

小蝌蚪啊
你多么快乐自由
我的童年
是不是
让你带走
流水啊
你哗哗东流
我童年的小纸船
是不是
让你冲走
风儿啊
你不停地摇着树头
我童年的风筝
是不是
让你刮走

童年啊
你在哪儿
我从村庄找到村头
找到一棵古老的葛藤
它的藤蔓
像一个游子的情丝
牢牢缠抱着一棵老槐树
像一个孩童的小手
从树下爬向树头
我童年的秋千
就是那微笑的葛花
在春风里
荡荡悠悠



随笔

捉蝈蝈

■张国营

每每闲暇之时，我就想起小时候捉蝈蝈的事。

我的孩提时代还是大集体时期，秋季庄稼除红薯外就是大豆了。每到大豆枝繁叶茂即将成熟之时，也正是蝈蝈们从幼虫长到成虫，得天独厚大放异彩之时。当然，捉蝈蝈也成了我们这些小家伙当时最感兴趣的事。

蝈蝈这个名字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当时，就连现在，我们当地也都叫它“蚰子”。我们每天放学首先想到的就是相约到地里逮蝈蝈。烈日当头，地头、路边、沟沿都有蒺藜，但这些都置之脑后了，脑子里只有蝈蝈“啾啾”的叫声。

秋高气爽，晴空万里，田野的庄稼绿油油的，再加上蝈蝈的叫声此起彼伏，我们来到地里别提多高兴了。可是，要想捉到蝈蝈多难啊！远远听到它们在叫，循声找去，发现它们或者贴在豆地里杂生的芝麻棵、高粱棵上，或者栖身于稍高于其他豆棵的枝头上叫得正欢。一旦发现了目标，我们就要猫着身子，蹑手蹑脚屏气凝神地接近，等离有一两步远正要蹿上去捂它时，蝈蝈好像感觉到危险的逼近，叫声戛然而止，倏地钻到豆棵的深处，任凭你扒来扒去也不见它的踪影。有时即使捕得，由于动作迅疾或过猛使得猎物缺胳膊少腿的，也只有心疼的份儿。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总有一两只到手的，用笼子把它装起来带回家，如获至宝。知道它爱吃的食物是南瓜花，如果一时不凑手也可以喂它红薯叶。然后把它挂在院子里听它“啾啾”的叫声，心里充满占有者的满足感。

不知听谁说的晚上捉蝈蝈最好，一逮一个准儿，我感到很新奇，很想试一试。一天夜里约好一个同伴，拿着手电和笼



子就出发了。

田野里的月光格外皎洁，如同白昼，满天星斗频频眨眼，蝈蝈叫得很卖劲儿，像是学校集会时各班学生在拉歌比赛。还有蟋蟀和鸣，真是热闹极了。好像此时的天是它们的，此时的地也是它们的，它们可以尽情地挥洒汗水，尽情地欢唱。初唐诗人王维的诗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情此景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们心里想着自己的事，像贼一样行进。露珠浓重，但“衣沾不足惜”。李白有诗句“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我们此时是恐惊蝈蝈们。只觉得自己是异类，是自私的人，甚至是破坏它们和谐生活的坏蛋。虽然这样想，最终还是要下手。真像别人说的，正陶醉于大合唱的蝈蝈们似乎完全解除了戒备，全然不知悄悄来临的威胁，突然被手电光一照，好像是手足无措，根本回不过神儿来，附在庄稼秆上一动不动，呆呆地就范。我们一个一个捕捉，直到满足为止。

捉回家的蝈蝈一天天地养着，渐渐是秋末冬初了，蝈蝈也无法养在笼子里了。最好的办法是弄来一个长熟的油葫芦，挖掉瓢，切开一个口晒干，把蝈蝈连同食物装进去，放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暖着。如果没有这样的油葫芦，也可以用高粱篾子编一个苹果大小的类似物代替。这种编织品集市上也有卖的。有时和别人擦肩而过，听到从别人身上发出的“啾啾”声，非常羡慕。那时候在教室里上课不会听到手机响，但经常听到这样的叫声。当老师讲得正起劲儿时，突然从哪位同学身上发出“啾啾”的蝈蝈叫声，立即引来同学们侧目，同时也引起老师的盛怒。

多少年过去了，现在可能是滥施农药的缘故，很少再见蝈蝈了，可是我还时不时想起当年捉蝈蝈的事。